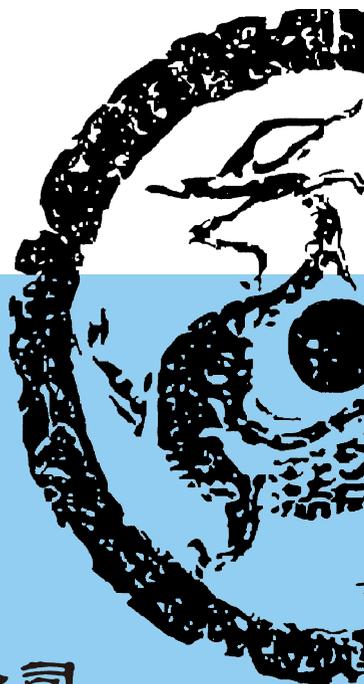


中心與聖境——

崑崙神話神聖空間與圖像研究



高莉芬 著



新文豐出版公司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典範集成·文學 17

中心與聖境—— 崑崙神話神聖空間 與圖像研究

高莉芬 著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本著作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新文豐出版公司

目次

| | |
|-------------------------|----|
| 李序 | i |
| 第一章 緒論 | |
| ——神聖空間與存實宇宙 | 1 |
| 一、徵實與想像：真實地理與神話宇宙 | 1 |
| 二、空間化與象徵思維：空間、神山與神祇 | 11 |
| 三、研究成果與學術定位 | 18 |
| 四、理論、文獻與圖像：神話研究的多重視野 | 41 |
| 第二章 神聖空間的想像與建構 | |
| ——「崑崙」多重空間型態及其象徵意涵 | 45 |
| 一、前言：靜態地理崑崙與動態文化崑崙 | 45 |
| 二、丘與虛：《山海經》中的「昆侖」 | 48 |
| 三、增城與懸圃：《淮南子》層級向上「昆侖之邱」 | 67 |
| 四、地首與天柱：《緯書》崑崙「地首」與「天柱」 | 77 |
| 五、地中與天門：崑崙與升天思想 | 85 |
| 六、結語：動態崑崙與原型回歸 | 90 |

第三章 神聖空間與神聖儀式

——《穆天子傳》中瑤池與瑤池宴 …… 95

- 一、前言：崑崙西王母與瑤池西王母 …… 95
- 二、真實或想像：《穆天子傳》與瑤池地理之性質
考察 …… 100
- 三、巡遊儀式：聖王典範與宇宙秩序 …… 113
- 四、宴飲儀式：會見西王母與生死之秘 …… 122
- 五、宴會王母：「宴」的儀式功能與「會」的空間
象徵 …… 130
- 六、結語：神聖空間中的生命隱喻 …… 138

第四章 神聖山岳與墓葬空間

——漢代畫像石中的崑崙與蓬萊圖像 …… 141

- 一、前言：漢代畫像石「他界」想像與宇宙秩序 …… 141
- 二、神聖的山岳：生命棲息所與死亡歸葬地 …… 149
- 三、垂直式宇宙軸：縱向層級的崑崙之丘 …… 155
- 四、水平式宇宙軸：橫向並置的蓬萊與蓬壺 …… 165
- 五、結語：神山垂直 / 水平、東 / 西對稱的不死
聖域 …… 183

第五章 神聖中介與神聖樂園

——陝北漢畫像石西王母圖像及其象徵

意涵 …… 185

- 一、前言：墓葬空間與圖像敘事 …… 185
- 二、定點與中心：柱形聖座——山與木 …… 193

| | |
|-----------------------------|-----|
| 三、轉換與通過：仙界侍從——羽人與搗藥兔····· | 210 |
| 四、聖境與樂園：配置於聖座間的仙禽與神獸····· | 218 |
| 五、結語：「境」的開啓轉換與主「陰」力量的強化 | 221 |
| 第六章 結論 | |
| ——宅居崑崙：永恆的中心與聖境的 棲居····· | 223 |
| 一、中心與中介：本源性與超越性····· | 223 |
| 二、聖境的棲居：身體與大地····· | 228 |
| 後記 崑崙之謎的探尋····· | 243 |
| 徵引圖版出處····· | 247 |
| 參考文獻····· | 253 |

第一章

緒論

——神聖空間與存實宇宙

一、徵實與想像：真實地理與神話宇宙

近年來由於文化人類學、宗教學以及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神話學家也對神話作跨學科、跨領域的深層考察，進一步探索神話語言符號的深層象徵意涵。神話也不再只是被當作原始初民想像的產物，這種學術企圖不但開展了新的研究視角，也拓展了神話研究向哲學、宗教學、心理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乃至於文學領域滲透的寬廣視域和多元探索。於是神話、仙話、傳說、民間故事等日益受到學者之重視，也開展出豐富的研究成果。神話是人類原始心靈的表露，訴說著人類永恆在的生存處境，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即道：

神話似乎不僅是幻想的產物，而且還是人類最初求知欲的產物。神話並不滿足於描述事物的本來面目，而且還力圖追溯到事物的根源。它想知道事物何以如此，它包含著宇宙論和一般人類學。許多偉大的神話宇宙論，例如埃及人或猶太人的宇宙論，在思想方面

都不乏真正的敏銳性和深刻性。¹

卡西勒指出神話力圖追溯到事物的根源，解釋宇宙之謎，因此神話承載著初民對自然現象的解釋，以及對人類種族生命起源與存在的思考。其同時指出神話所具有的宇宙論意義，實為神話重要的意義與功能之一。部分中國以及西方神話學家認為中國無完整的「神話」，但若拋開中國神話表層語言敘事層，進行其語義符號層象徵考察，可以反觀古代中國具有豐富的神話傳說，以不同於西方神話敘事的話語形式存在於中國古代的博物記載、歷史書寫、哲學論述、宗教儀式乃至於文學想像書寫中。例如在先秦兩漢傳世文獻如《山海經》、《楚辭》，乃至於考古出土材料〈楚帛書〉、漢代畫像等，在看似荒誕不經的神話敘事與圖像，實亦蘊涵著初民對宇宙時空的觀察。²

美國神話學家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認為神話有四大功能：分別是神秘主義的功能（Mystical Function）、宇宙論的功能（Cosmological Function）、社會學的功能（Sociological Function）、教育的功能（Pedagogical Function），其中之一即是神話對宇宙自然現象以及文明起源的解釋功能，也即神話具有將宇宙發生循環與

¹ （德）恩斯特·卡西勒：《語言與神話》（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年），頁139。Ernst Cassirer，學者之譯名各有不同；本書則於正文採用「卡西勒」，引用資料時，則依各譯者之譯名。

² 高莉芬：〈神聖的秩序——〈楚帛書·甲篇〉中的創世神話及其宇宙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0期（2007年3月），頁1-44。

個人生命存在秩序進行有機連結的功能。³ 在古代中國除了以哲學語言表述宇宙論外，也體現在神話的言說講述中。

在中國古代的知識系統中，對於宇宙時空的掌握以及自身存在秩序的思考，表現在「天文」與「地理」兩方面的省思上。《漢書·郊祀志》云：「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⁴ 東漢王充《論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謂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謂之理。」⁵ 漢人已將大地山河自然形態，概括為地理，並與天上的日月星辰相對。在上古時期的中國文化中，對於宇宙自然天文地理的認知，除了科學性的現實觀察記錄以及哲學性的思辨外，另一重要的方式，即是由神話思維（Mythical thought）去理解⁶，以神話語言進行分類、講述與傳播。這種人文識覺下所創造出的自然山川神話，又與上古空間觀、方位觀、宇宙觀、博物知識紀錄間有密切的關係。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崑崙神話無疑也是表述中國古代宇宙思維最重要的神話之一。

「崑崙」為擬音詞，古又作「昆侖」、「崑崙」，「崑崙」最早並不專指特定山岳的專有名詞。清代學者畢沅（1730-1797）注《山海經·海外南經》：「昆侖虛在其東，虛四

³ (美) 約瑟夫·坎伯、比爾·莫耶斯 (Bill Moyers, 1934-) 著；朱侃如譯：《神話的力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 49-50。

⁴ [漢] 班固撰，[唐] 顏師古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卷 25 下，頁 1266。

⁵ [東漢] 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附編一〈論文佚文〉，頁 1211。

⁶ (德) 恩斯特·卡西爾著，黃龍保、周振選譯：《神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 124。

方」，指出：「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⁷故從語言學之角度而論，崑崙是專名，也是通名。在傳世文獻中，有以「昆侖」言「崑崙」，「崑崙」亦有作「昆侖」者。今「崑崙」一詞，從「山」部，指地理空間之山名，而在中國文化與神話中，崑崙，最具代表性的空間形態即是矗立於大地上的山岳。本研究以當代後起字「崑崙」為論述行文用詞，徵引文獻論及崑崙時，則依所採古籍文獻版本本文本之用字。

歷來學界對於崑崙神話的研究大都聚焦在三方面：一、崑崙神話的文化闡釋，二、「崑崙」詞語的語義與語源探究，三、「崑崙」地理的梳理與考察。尤其是對於「崑崙」真實地理所在地考辨，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山海經》已見「崑崙」相關記載，但各經所載之「崑崙」形貌不盡相同，如《海內西經》、《大荒西經》的記載中，已可見其具有神聖空間的性質性質。在中國神話史上，崑崙與蓬萊作為樂園仙境的符號，為重要的神聖空間。⁸歷來對於崑崙地理的探尋與爭辯，除了與其鮮明的神聖性以及宇宙論意涵外，又以其地理位置與河源地理的密切關係而備受關注，

⁷ [清]畢沅：《山海經新校正》，收入文清閣編：《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8卷（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影印清光緒3年浙江書局刻本），頁3468。

⁸ 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中華文史論叢》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31-57；後題為《〈莊子〉與《楚辭》中的昆侖》，收錄於《古史辨自序》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836-875。另參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山海經》已見崑崙與河水所出的記載：

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無蓬。(《西次三經》)⁹

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泐澤。出于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西次三經》)¹⁰

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海內西經》)¹¹

世界古文明之發生，皆與大河文明（River Civilization）息息相關；世界四大河文明，包括埃及尼羅河、西亞兩河流域、印度的印度河與恆河，以及中國黃河與長江文明。黃河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多以「河」名之，是孕育中華文明重要的源頭之一。崑崙以其在古代文獻中「河出崑崙」乃至於述及「崑崙地之中」等相關記載，因此崑崙地望與崑崙文化一直是古代地理學史以及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重要的論題。

在中國古地理文獻如《尚書·禹貢》¹²、《山海經》¹³、

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卷2，頁47。

¹⁰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卷3，頁75。

¹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卷6，頁294-297。

¹² [唐]孔穎達疏：《禹貢》，收入《影印南宋官版尚書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53-193。

¹³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

《水經注》¹⁴等文獻中，已見對崑崙的記載、注疏與考辨，其後更歷久而不衰。如早在《尚書·禹貢》有「崑崙」之名：「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玄注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¹⁵汲冢所出《逸周書·王會解》則記載：「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闕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¹⁶蘇雪林研究指出，在〈禹貢〉、〈逸周書〉中之「崑崙」，乃「今日知為國名或種族名」¹⁷，反映出在文獻中「崑崙」一詞與真實地理間的複雜關係。

清代學術重視歷史地理學及考據學研究，崑崙，更成為重要的研究論題。如清代萬斯同（1638-1702）有〈禹貢崑崙辨〉¹⁸、〈崑崙辨〉¹⁹、《崑崙河源考》²⁰，洪亮吉（1746-

¹⁴ [北魏] 酈道元注，王國維校注：《水經注校》（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

¹⁵ [唐] 孔穎達疏：《尚書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頁87。《史記·夏本紀》亦有與《尚書·禹貢》相同的記載。請參[漢] 司馬遷撰，（日）瀧川龜太郎（Takigawa Kametarou, 1865-1946）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頁46。

¹⁶ [晉] 孔晁注：《逸周書》，收入臺灣商務印書館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50。

¹⁷ 蘇雪林：《崑崙之謎》（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年），頁13。

¹⁸ [清] 萬斯同：〈禹貢崑崙辨〉，《群書疑辨》（臺北：廣文書局，1972年），卷10，頁1-2。

¹⁹ [清] 萬斯同：〈崑崙辨一〉、〈崑崙辨二〉，《群書疑辨》卷10，頁18-23。

²⁰ [清] 萬斯同：《崑崙河源考》（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

1809) 有〈昆侖山釋〉²¹、魏源 (1794-1857)《釋昆侖》²²、張穆 (1805-1849)〈昆侖虛異同考〉²³，以及李光廷 (1812-1880)《昆侖說》²⁴等論著專題探討。現當代學者如顧實 (1878-1956)²⁵、岑仲勉 (1885-1961)²⁶、顧頡剛 (1893-1980)²⁷、丁山 (1901-1952)²⁸、何幼琦 (1911-2003)²⁹，更有專文論及崑崙。蘇雪林 (1897-1999) 從東西文化交流的觀點努力破譯「崑崙之謎」，研究論道：

中國古代歷史與地理，本皆朦朧混雜，如隱一團迷霧之中。崑崙者亦此迷霧中事物之一也。而崑崙問題，比之其他，尤不易董理。蓋以其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甲乙互纏，中外交混，如空谷之傳聲，如明鏡之

-
- ²¹ [清] 洪亮吉：〈昆侖山釋〉，收入譚其驤主編：《清人文集地理類編》第 5 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564-566。
- ²² [清] 魏源：《海國圖志》，《釋昆侖》，魏源：《釋昆侖》收入《海國圖志》（1853 年，百卷本）。
- ²³ [清] 張穆：〈昆侖虛異同考〉，收入譚其驤主編：《清人文集地理類編》第 5 冊，頁 567-572。
- ²⁴ [清] 李光廷：《昆侖說》，收入 [清] 王錫祺編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續編》（臺北：廣文書局，1964 年）。
- ²⁵ 顧實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 年）。
- ²⁶ 岑仲勉：〈穆天子傳西征地理概測〉，《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1957 年），頁 26-48；後收入氏著：《中外史地考證（外一種）》（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41。
- ²⁷ 顧頡剛：〈昆侖和河源的實定〉，《古史辨自序》下冊，頁 909-919。
- ²⁸ 丁山：〈論炎帝太岳與昆侖山〉，《說文月刊》第 4 卷合訂本（1944 年），頁 469-492；後收入氏著：《古代神話與民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頁 390-430。
- ²⁹ 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第 2 期（1985 年），頁 46-62。

互射，使人眩亂迷惑，莫知適從。故學者對此每有難於措手之感。而「海外別有崑崙」（晉郭璞語）、「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後魏酈道元語）、「崑崙無定所」（元金履祥語）、「古來言崑崙者，紛如聚訟」（近代顧實先生語）種種嘆息，騰於論壇。又有所謂大崑崙，小崑崙焉；東崑崙，西崑崙焉；廣義之崑崙，狹義之崑崙焉。近代外國學者之討論南洋民族及非洲黑人者，因中國古書有「古龍」及「崑崙奴」之說，遂亦墮入崑崙迷障，崑崙豈惟中國之大謎，亦世界之大謎哉！³⁰

儘管「崑崙」一地「紛如聚訟」，在歷史地理史上作為真實地理名、民族名或國名的「崑崙」，尚待學界共識。但「崑崙神話」以其與山岳信仰、河源地理、女神信仰、神仙思想、道教宇宙論乃至於民間宗教文化的多重連結關係，具有神聖性與象徵性多重文化意涵則跨越歷史，影響深遠。何新（1949-）強調神話是一種解釋系統，在《諸神的起源》提及：「所謂解釋系統，就是說，神話是遠古先民的『哲學』和『科學』。他們要用這種意識形態來解釋各種自然現象，解釋人際關係，解釋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並且解釋他們的來源和歷史。」³¹ 神話作為解釋系統，與講述者的宇宙思維、族群歷史密切相關。

德國哲學家卡西勒從主體「認知結構」的「悟性」探討

³⁰ 蘇雪林：《崑崙之謎》，頁1。

³¹ 何新：《諸神的起源》（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頁278。

神話思維，認為神話是對萬物本身作一種特殊的理解，是人為悟性範疇的特殊運作，用神話眼光看世界就等於對世界作一個「本身解釋」。³² 神話學家約瑟夫·坎伯亦指出，神話對宇宙自然現象以及文明起源的解釋功能，即是將宇宙時空與個人生命存在秩序進行有機的聯結。³³ 雖然「神話」一詞歷來定義眾多，或依其學科理論重點而各有偏重，正如日本學者大林太良（Obayashi Taryo, 1929-2001）指出：「有多少學者研究這個問題，就有多少個神話定義。」³⁴ 綜合歷來學界的定義，神話可定義為敘事的象徵表達，寓意著超越界的臨現，並道出莊嚴而深奧的訊息。³⁵ 本書對於「神話」之定義，重視神話敘事中超越界的象徵性意涵以及神話對所反映

³²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臺北：臺灣書店，1997年），頁73。葉秀山研究卡西勒之思想指出：「大概說來，在卡西爾的心目中，『人』是一種特殊的動物，它具有一種別的動物所絕對沒有的功能——運用『符號』的功能，『符號』不是『事實性』的，而是『思想性的』（ideality），因而不是『實體性的』，而是『功能性的』，由於有了這個特殊功能，『人』才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世界所給予的影響作出事實上的反應，而且能對世界作主動的『解釋』；用包括藝術在內的不同符號形式對世界作出的各種解釋，就形成了人類的『文化』（culture）體系。這是卡西爾哲學一個最基本的思想。」見葉秀山：《思·史·詩——現象學和存在哲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43。

³³ （美）約瑟夫·坎伯、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 1934-）著，朱侃如譯：《神話的力量：在諸神與英雄的世界發現自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頁40。

³⁴ （日）大林太良著，林相泰、賈福水譯：《神話學入門》（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31。

³⁵ 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頁4。

在宇宙觀、生死觀及其解釋功能。因此，本研究依李豐楙、胡萬川等學者研究神話與仙話的觀點，重視神話不斷創造的文化活力，採取較寬泛的定義³⁶，而不用狹義「神話」與「仙話」的區分³⁷，或「神話」與「傳說」的區分³⁸，以見神

³⁶ 李豐楙之研究論道：「若是機械性採用『神話』與『仙話』的區分或神話與傳說的區劃，就常忽略了神話是一種不斷地創造的文化活力。」參見李豐楙：〈多面王母、王公與昆侖、東華聖境——以六朝上清經派為主的方位神話考察〉，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頁46。胡萬川研究「樂園」神話時論云：「尤其『仙鄉』正是樂園眾形態之一，而神仙故事雖然和原始神話稍有差別，但以廣義的神話觀念來說，也還可算屬於神話的領域。」見胡萬川：《真實與想像——神話傳說探微》（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50。

³⁷ 關於「仙話」的定義及屬性，歷來論者甚多，至今學術界仍有分歧。袁珂將「仙話」列入廣義神話範疇之中，見氏著：《中國古代神話》（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鄭土有區別「神話」與「仙話」之不同：「仙話與神話也有質的區別，主要表現為：(1)產生的時代不同。一般認為神話產生於野蠻期的低級階段（相當於新石器時的中晚期），是『人類童年時期的產物』。當人類文明邁入次級社會的門檻時，神話所賴以生存的土壤和社會氛圍便已消失，而仙話一般認為產生於次級社會的春秋戰國時期。(2)表現的內容。不同神話主要反映原始人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鬥爭，而仙話則深刻表現了階級社會中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諸種矛盾和鬥爭。(3)創作方法不同。神話的創作是無意識的，是原始初民對不可理解的自然的一種幻想化解釋，是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加工；而仙話顯然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表現出人類對自身和自然奧秘及社會倫理關係的一種帶理性色彩的探索。(4)思維方式不同。神話中展現的是一種物我混同、人與自然萬物處於同一水準線上的思維方式，因此常常賦予自然萬物以人的情性、人的生活，人生從圖騰物來，死則回歸圖騰物；仙話中表現的是物我分離、人可隨心所控制自然的思維心態，仙話中人也可是變為自然萬

話素材在流傳過程中的持續發展，演變與創造力。

二、空間化與象徵思維：空間、神山與神祇

美國學者浦安迪（Andrew H. Plaks, 1945-）在中西神話比較研究的視野下，指出「非敘述性」和「空間化」為中國古代神話特有的美學原型：

中國神話之所以缺乏敘述性，是因為在中國美學的原動力裡缺乏一種要求「頭、身、尾」連貫的結構原型……希臘神話的「敘述性」與其時間化的思維方式有關，而中國神話的「非敘事性」，則與其空間化的思維方式有關。希臘神話以時間為軸心，故重過程而善於講述故事；中國神話以空間為宗旨，故重本體而善

物，但這不是必然的，而只是為了滿足某種需要，神仙的仙術完全是他們手中的一種有效武器。因此仙話與神話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見鄭土有：〈仙話：神仙信仰的文學〉，《中外文學》第 19 卷第 7 期（1990 年 12 月），頁 111-124。

³⁸ 譚達先分辨「神話」與「傳說」道：「神話的主人公是神，或半人半神，他的狀貌、才能、功業，具有誇張怪異因素，充滿浪漫主義色彩；傳說的主人公則是人，他的狀貌、才能、功業，雖具有想像虛構因素，可以具有較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是更接近人間。」見譚達先：《中國神話研究》（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 年），頁 25。袁珂則云：「神話漸漸演進，作為神話裡主人公的神漸近於人性，敘述這漸近於人性的主人公神的事蹟的，就是所謂傳說。……總而言之：傳說和神話的不同，是傳說已隨著文明的進步，漸排斥去神話中過於樸野的成分，而代以較合理的人情味的構想與安排……。」見袁珂：《中國古代神話》，頁 15。

於畫圖案。³⁹

浦安迪在跨文化比較視野下指出，中國神話的「非敘事性」實與「空間化之思維方式」有關，相較於重時間性的希臘神話，中國神話則以空間為宗旨，表現出「非敘述，重主體，善圖案」的特色。若從大量保存記錄了中國神話的《山海經》檢視，此特色十分鮮明，此或與《山海經》成書與書寫體例有關。《山海經》除了書面文字外，又有《山海圖》之作，馬昌儀（1936-）研究指出《山海經》與中國有圖有文的敘事傳統有關，《山海經》應為述圖之書。⁴⁰但中國神話的空間化思維特質，並非單獨表現在《山海經》中，同樣可見於上中古傳世文獻所記載的神話敘事中。

崑崙，《山海經》中出現達十餘次之多，相關記載已見其具有神聖空間的特質，又在上中古傳世文獻中如《穆天子傳》⁴¹、《楚辭》⁴²、《莊子》⁴³、《淮南子》⁴⁴，以及六朝志

³⁹（美）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41-43。

⁴⁰馬昌儀：〈導論山海經圖：尋找《山海經》的另一半〉，收入氏著：《古本山海經圖說》（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7-8。

⁴¹〔晉〕郭璞注，〔清〕洪頤煊校：《穆天子傳》，收入王雲五主編：《萬有文庫叢要》第120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⁴²〔戰國〕屈原著，〔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

⁴³〔清〕王先謙、劉武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⁴⁴〔漢〕劉安撰，〔晉〕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怪小說《神異經》⁴⁵、《海內十洲記》⁴⁶、《博物志》⁴⁷乃至於道教經典文獻中不斷地被虛構想像與建構，其神聖性與象徵性日益豐富鮮明。而崑崙神山之神聖性的具體表現，除了其異質山丘的地理形式之外，其另一重要特色即是神山空間中的異質生命結構，劉熙《釋名》曰：「山，產也。產生物也。」⁴⁸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曰：

山，宣也。謂能宣散氣生萬物也。有石而高象形，凡山之屬皆从山。⁴⁹

此二文字釋義皆強調山岳具有強大的生產萬物的功能。山岳是萬物產出之所，以《山海經》中所載之「崑崙」空間而言，這些「萬物」包含：異質神祇，如「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的西王母；異質神獸，如「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的陸吾、「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崑崙上」的開明獸；以及異質植物，如「沙棠木」、「蕢草」、「三珠樹」、「不死樹」、「玕琪樹」、「木禾」；乃至於具有方位坐標定位功能之植物，這些神祇、神獸與神木、神物共同構築

⁴⁵ [漢] 東方朔：《神異經（及其他兩種）》（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⁴⁶ [漢] 東方朔：《海內十洲記一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

⁴⁷ [晉] 張華原編，范寧校證：《博物志》（臺北：金楓出版社，1987年）。

⁴⁸ [漢] 劉熙：〈釋山第三〉，《釋名》（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0。

⁴⁹ [漢] 許慎撰，[清] 段玉裁注，魯實先正補：《說文解字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3年），頁442。

了一個有別於俗世、具神異性與神秘性的神聖空間、不死的神聖域。崑崙在歷代的書寫想像與建構中，其空間地景與萬物更不斷增衍，既有的神物被改造，新的神祇與靈物亦不斷被加入，漢代以後又吸收了緯書地理與道教宗教輿圖，逐漸發展成一龐大的神話體系。

在中國早期宇宙論中，即有「四方」與「五方」之空間思維。而在「方」的概念中，即有諸神的行動與諸物的集結（gathering）的意涵。今考中國神話的「空間化」思維，其重要的特色之一即是「神」與「物」的參與。神祇在空間中的行動不僅表現出時間的概念，也象徵著空間。日本學者池田末利（Ikeda Suetoshi, 1910-2000）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即指出，「四方」一詞包含了「四方諸神」之意思，不能單純地從地域觀念去理解。⁵⁰江紹源（1898-1983）指出：「萬物即萬神。」⁵¹葉舒憲（1954-）研究《山海經》指出其想像地理學的特色亦言：

作為分類認知的「方物」，是以「方」即世界的平面空間中的的位置座標為基準，對萬物存在的一種秩序化把握。⁵²

⁵⁰（日）池田末利：〈四方百物考〉，《中國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1年），頁132。

⁵¹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年），頁81。

⁵²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上冊（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91。

因此，研究中國神話必須關注神話空間，而神話空間之研究亦不能僅限於在地理學之討論，尚必須關注空間的形態以及空間中的神祇與萬物。因此研究「崑崙神話」也必須探究「崑崙」此一空間形態功能以及空間中的神祇與神物，以及空間之屬性與功能，始能掌握崑崙神話之特質與精神。

崑崙，不僅是想像地理空間，又是一組生物體系，一組生命符號。正如恩斯特·卡西勒在《神話思維》中所說：

神話首先是以這種特殊的生物形式理解宇宙時間本身，因為自然過程的規則性，行星和季節的周期性對神話意識完成呈現為一種生命進程。⁵³

因此，在神話思維中，這些具有殊異性的神祇、神獸與神物，並非作意好奇，也不宜單純視為怪誕之詞，而是蘊含著講述者對存處時間、空間的理解與解釋，具有宇宙論的象徵意義。崑崙空間中的神祇與神物其後在志怪小說《神異經》⁵⁴、《十洲記》⁵⁵、《博物志》⁵⁶、《拾遺記》⁵⁷等相關敘事中更趨神異而豐富，而這些神祇與神物又與崑崙神山、聖水的地理空間結合，形成一龐大的聖域體系，成為中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神聖地理與神聖空間。

⁵³ (德)恩斯特·卡西爾著，黃龍保、周振選譯：《神話思維》，頁124。

⁵⁴ 同注45。

⁵⁵ 同注46。

⁵⁶ 同注47。

⁵⁷ [晉]王嘉撰，[梁]蕭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在崑崙神祇方面，在《山海經》相關崑崙記載中，主司崑崙最重要的神祇即為在中國神話與宗教信仰上影響深遠、多面顯化的女神西王母：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西山經〉）⁵⁸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海內北經〉）⁵⁹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大荒西經〉）⁶⁰

《山海經》中，位處崑崙之丘的西王母隱然可見其具有「不死」的力量，在漢晉時期又結合神仙信仰，與仙人赤松子、王子喬相連結，發展成為漢魏六朝仙道思想中掌有長生之術的女神。⁶¹ 其中赤松子可見於《列仙傳》：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

⁵⁸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50。

⁵⁹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306。

⁶⁰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頁 407

⁶¹ 高莉芬：〈不死與長生：《漢武帝內傳》中的西王母及其仙道長生術〉，《師大學報》第 65 卷第 2 期（2020 年 9 月），頁 1-25。

火自燒。往往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⁶²

赤松子服水玉，為掌有長生之術的仙人，在《列仙傳》中與位處崑崙山上的西王母有密切的連結。值得注意的是，與崑崙有關之神祇除了女神西王母、仙人赤松子，還有遠古帝王黃帝，能上崑崙之仁羿等聖王神祇，其神物系統更是包羅天地萬物。崑崙，正如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 1907-1986）所言：

神的臨在，而聖化了的世界。⁶³

因此研究「崑崙」，除了崑崙空間型態之考察外，亦必須探究崑崙主神——西王母。

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一文提出在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話中，有兩個重要的系統：一個是發源於西部的崑崙神話系統；另一是東部沿海地區的蓬萊神話系統。⁶⁴一為由神、巫、崑崙及黃河之源所組成的西方系山岳仙山說；一為仙人、方士、蓬萊及歸墟所組成的東方海系神山說。旅日學者王孝廉〈仙鄉傳

⁶² 赤松子與西王母同為崑崙山系統之神祇，見王叔岷：《列仙傳校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年），頁1。

⁶³ （羅馬尼亞）伊利亞德著，宋立道、魯奇譯：《神祕主義、巫術與文化風尚》（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頁128。

⁶⁴ 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頁31-57。

說——仙山與歸墟的信仰》⁶⁵一文亦大致持同樣的看法。蓬萊與崑崙是中國古代重要的仙境，也是永恆追尋的樂園神話，⁶⁶而仙境與樂園正是空間神聖性與理想性的象徵投射。崑崙神話自戰國以來即廣為流傳，在歷史、文學、宗教中或作為樂園，或作為仙境空間、神聖空間，反覆出現，至今不絕。因此對於崑崙神話與蓬萊神話研究，不宜僅做現實地理或地名之徵實考辨，崑崙神話與蓬萊神話的講述，正如伊利亞德所言：「它同樣是一個內在經驗，回到出生前的胚胎狀態。」⁶⁷崑崙與蓬萊神話皆蘊含著講述者對生存空間與秩序的情感需求以及意義建構與解釋。

由於宇宙時空的發生歷史、虛構想像與存在意義建構是神話思維、文學書寫、哲學省思的永恆命題，皆與神話的空間象徵以及神話宇宙思維有關。本研究即以與中國古代早期宇宙論、空間觀以及生死觀密切相關的崑崙神話進行研究，分析其做為神聖空間的文化形式及其象徵意涵，以見在中國上古時期文化語境中神聖空間的想像建構與承衍發展。

三、研究成果與學術定位

(一) 地望崑崙：現實地理與文明起源

崑崙不但在古代地理史與文化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

⁶⁵ 王孝廉：《中國神話世界（下編）——中原民族的神話與信仰》（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頁81-111。

⁶⁶ 高莉芬：《蓬萊神話：神山、海洋與洲島的神聖敘事》，頁11-14。

⁶⁷ Mircea Eliade ed., *A History of Religious Ideas*. Vol.2. Translated by Willard R. Tras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1985), p.141.

神話研究史上也是重要的論題，歷來有關崑崙神話相關研究已累積豐富的成果。在賀學君與櫻井龍彥（Sakurai Tatsuhiko, 1952-）合編的《中日學者中國神話研究論著目錄總匯》，神話研究的分類中，在「專題研究」項目下，第二類即為「神話與古地理」一類研究，在「作品研究」類的第二類「分類研究」中 22b 有「《山海經》神話地理」一類⁶⁸，在此分類中大都是屬於神話地理的考證研究，而在「《山海經》與神話地理」一類中的研究，也大都是《山海經》中神話地理位置的考釋或現實地理的徵實研究，如清人陶保廉（1862-1938）統整前人諸說，在《辛卯侍行記》指出「崑崙」有七處：

一在海外，一在西甯，一在肅州，一在新疆，一在青海西南，一在衛藏之北，一在北印度。⁶⁹

「崑崙」地名，遠至北印度，遍及海內外。史學家岑仲勉（1885-1961）則針對陶保廉的統計加以考訂，得出以下的「一元說」結論：

海外、新疆、衛藏及北印之四昆侖，皆即古昆侖。非徒名稱如一，地點亦未有異。西寧、肅州兩昆侖者，古昆侖之東支，……唯青海之昆侖，則因真河源發見

⁶⁸ 賀學君、蔡大成、（日）櫻井龍彥合編：《中日學者中國神話研究論著目錄總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2012年），頁463。

⁶⁹ [清]陶保廉：《辛卯侍行記》（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年），卷5，頁34-36。

而層化。由是言之，昆侖之廣義，實一元也。⁷⁰

學者研究指出，在中國、中亞、巴比倫等地，有多處同名為「崑崙」之地。此外，尚有如衛挺生（1890-1977）《山經地圖考》⁷¹等作，而饒宗頤（1917-2018）《楚辭地理考》⁷²亦是屬地理徵實考證之作。而饒宗頤〈論釋氏之昆侖說〉⁷³、〈蜀布與 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附論：海道之絲路與昆侖舶）〉⁷⁴等文則從東西文化交流發展史上探討昆侖。凡此皆是對於《山海經》、《楚辭》地理以及崑崙之考證徵實的歷史地理學研究。

有別於清代學者對崑崙之研究重視考據學、地理學考察，近代學界對於崑崙的相關研究，不少學者受到西方學者如法國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早期中國文明西方起源」⁷⁵說影響，如蔣智由（1866-1929）挪

⁷⁰ 岑仲勉：〈昆侖一元說〉，《西北通訊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48年）；後收入氏著：《中外史地考證：外一種》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2-47。

⁷¹ 衛挺生考釋，徐聖謨製圖：《山經地理圖考》（臺北：華岡出版部，1974年）。

⁷² 饒宗頤：《楚辭地理考》（臺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

⁷³ 饒宗頤：〈論釋氏之昆侖說〉，《大陸雜誌》第46卷第4期（1973年4月），頁1-4。

⁷⁴ 饒宗頤：〈蜀布與 Cinapatta——論早期中、印、緬之交通（附論：海道之絲路與昆侖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地4分（1974年6月），頁561-584。

⁷⁵ （法）特林·德·拉克伯里，*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BC to 200AD*（《中國上古文明西源論》）（London: Asher & Co., 1894），又譯為《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論》。

用承襲此說，在《中國人種攷》專論第七章〈崑崙山〉⁷⁶從人種學視角，徵引《山海經》等傳世文獻，分析中西文化傳播與交流，推測「昆侖山為喜馬拉雅山」，並提出「西王母之為氏種，即屬大種族上之黃種」等論述，強調崑崙地理和種族文明起源之關係。

主張「崑崙」源自西亞，最具代表性的學者即是蘇雪林（1897-1999），《崑崙之謎》一書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視角破解「崑崙」，以「崑崙」源自於西亞文明。從中西文化交流的視角探究崑崙，除了蘇雪林外，還有民族學者凌純聲（1901-1978），相關研究如〈昆侖丘與西王母〉⁷⁷、〈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⁷⁸二文，承續蘇雪林之論，提出「昆侖」一詞為「ziggurat」的譯音。中國譯名即是「壇」之文，而崑崙主神西王母則是月神，其音「si-en-nu」與漢字「西王母」發音相近，推論崑崙源自於兩河流域文化。其他如陳士廉⁷⁹、裴景福⁸⁰、張星烺⁸¹、唐蘭⁸²、顧頡

⁷⁶ 蔣智由：《中國人種攷》（上海：華通書局，1929年），頁147-184。

⁷⁷ 凌純聲：〈昆侖丘與西王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22期（1966年9月），頁215-255。

⁷⁸ 凌純聲：〈中國的封禪與兩河流域的昆侖文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19期（1965年3月），頁1-51。凌純聲：《中國史志上的小黑人》，《中央研究院院刊》第3輯「丁文江逝世廿周年紀念刊」，1956年2月。

⁷⁹ 陳士廉：〈海國圖志釋昆侖駁議〉，《中國學報》第6期（1913年4月）。

⁸⁰ 裴景福：《河海昆侖錄》四卷，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輯》（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⁸¹ 張星烺：〈唐時非洲黑奴人中國考〉，原載《輔仁雜誌》第1卷第1期

剛⁸³、方詩銘⁸⁴、楊希玫⁸⁵、王紅旗⁸⁶等學者亦有專文探究崑崙地望與文化。而李文實（1914-2004）《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⁸⁷則從羌藏文化進行考察，以崑崙為西北地名。

「古史辨派」的開創者顧頡剛（1893-1980）則以「層累」和「演變」的理論結合傳統考據辨偽方法，建構了崑崙神話體系。撰有〈昆侖傳說和羌戎文化〉⁸⁸、〈穆天子傳及其著作時代〉⁸⁹、〈《禹貢》中的昆侖〉⁹⁰、〈昆侖和河源的實

（1928年12月）；後收入氏著：《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第3冊，頁48-79。

⁸² 唐蘭：〈昆侖所在考〉，原載《國學季刊》第6卷第2號（1937年6月）；後收入氏著：《唐蘭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63-572。

⁸³ 顧頡剛：〈酒泉昆侖說的由來及其評價〉，《中國史研究》第2期（1981年），頁8-14。顧頡剛：〈崑崙和河源的實定〉，《歷史地理》第3輯（1983年11月），頁220-224。

⁸⁴ 方詩銘：〈火浣布之傳入與昆侖地望之南徙〉，《東方雜誌》第41卷第15期（1945年8月）。

⁸⁵ 楊希玫：〈蘇雪林先生天問研究評介〉，《大陸雜誌》，特刊第2輯（1962年）；楊希玫：〈論殷商時代高層建築之「京」、昆侖與西亞之Zikkurat〉（上）（下），《大陸雜誌》第34卷第5期（1967年3月），頁1-5；第34卷第6期（1967年3月），頁23-27。

⁸⁶ 王紅旗：〈昆侖山地望探索〉，《民間文學論壇》第5期（1987年），頁82-87。

⁸⁷ 李文實：《西陲古地與羌藏文化》（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⁸⁸ 顧頡剛：〈昆侖傳說和羌戎文化〉，《古史辨自序》下冊，頁684-953。

⁸⁹ 顧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時代〉，《文史哲》第1卷第2期（1951年），頁63-68；後題為〈《穆天子傳》與《竹書紀年》中的昆侖〉，收錄於《古史辨自序》下冊，頁875-895。

⁹⁰ 顧頡剛：〈《禹貢》中的昆侖〉，《古史辨自序》下冊，頁895-909。

定》⁹¹等相關論文，而其〈《莊子》和《楚辭》中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一文，具體指出崑崙神話系統與蓬萊神話系統在中國神話中的重要性，影響深遠。

（二）神話崑崙：神話敘事與文學想像

歷來在中國文學史與小說史的文學發展史觀中，多以神話為中國文學的源頭。其中廣受學界徵引的代表性論述為魯迅（1881-1936）之說。魯迅以散見於古籍的神話傳說為中國文學之源頭，魯迅撰《中國小說史略》從文學起源探討中國神話與傳說：

中國之神話傳說，今尚無輯錄為專書者，僅散見於古籍，而《山海經》中特多。《山海經》今所傳本十八卷，記海內外山川神祇異物及祭祀所宜，以為禹益作者固非，而謂因《楚辭》而造者亦未是；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糝（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然秦漢人亦有增益。其最為世間所知，常引為故實者，有崑崙山與西王母。⁹²

魯迅從文學的角度探討神話，指出崑崙山與西王母為中國文學中常出的故實，神話作為典故而從屬於文學之中。此一論述也是中國文學研究者普遍對神話的定位。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神話」一詞與神話研究，在現代學術建構中也

⁹¹ 顧頡剛：〈昆侖和河源的實定〉，《古史辨自序》下冊，頁909-919。

⁹² 魯迅撰，郭豫適（1933-2020）導讀：《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7-8。

逐漸獲得主體性，不僅只附屬於中國小說史的脈絡中被接受與討論。神話也從古代文學研究開展出獨立的專題研究。

崑崙神話以其與古史文明、女神敘事與神聖空間建構與象徵關係密切，在中國神話研究中，成為重要的研究論題。如茅盾（1896-1981）《中國神話研究初探》從神話傳說的角
度，論述神話演化的歷史文化原因，探討崑崙神話與西王母神話之演變⁹³。袁珂（1916-2001）《中國古代神話》、《中國神話史》⁹⁴、乃至於《山海經校注》等著，梳理並考釋傳世文獻中的神話材料，從「廣義神話」視角論及崑崙神話與西王母神話，指出崑崙神話的流播對於後世的影響。呂思勉（1884-1957）〈崑崙考〉⁹⁵〈西王母考〉⁹⁶二文、衛聚賢（1898-1990）〈崑崙與陸渾〉⁹⁷、凌純聲（1901-1978）《山海經新論》⁹⁸、丁山（1901-1952）〈論炎帝太岳與昆侖山〉⁹⁹、程憬（1903-1950）〈古代神話中的天、地及昆侖〉¹⁰⁰、

⁹³ 茅盾：《中國神話研究初探（插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2-38。

⁹⁴ 袁珂：《中國神話史》（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

⁹⁵ 呂思勉：〈崑崙考〉，《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652-654。

⁹⁶ 呂思勉：〈西王母考〉，《呂思勉讀史札記》，頁1200-1203。

⁹⁷ 衛聚賢：〈崑崙與陸渾〉，《說文月刊》第1卷（1943年11月），頁521-522。

⁹⁸ 凌純聲：《山海經新論》（北京：東方文化書局，1933年）。

⁹⁹ 丁山：〈論炎帝太岳與昆侖山〉，《古代神話與民族》，頁390-430。

¹⁰⁰ 程憬：〈古代神話中的天、地及昆侖〉，原載《說文月刊》第4卷合訂本（1944年）；收程憬著，顧頡剛整理，陳泳超編訂：《中國古代神話研究》，第2部第1篇〈天地及昆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鄭德坤（1907-2001）〈《山海經》及其神話〉¹⁰¹、何新（1949-）〈古崑崙——天堂與地獄之山〉¹⁰²等，皆對崑崙神話進行專題探究。湯惠生（1955-）〈神話中之昆侖山考述——昆侖山神話與薩滿教宇宙觀〉¹⁰³以薩滿教宇宙觀天上、人間、地下三界進行比較中外聖山，指出崑崙山具有「宇宙山」的概念。李道和（1965-）〈昆侖：鯀、禹所造之大地〉¹⁰⁴論及崑崙與創世神話之關係、陳建憲〈生存的空間——昆侖神話中的「世界之臍」母題〉¹⁰⁵則運用母題分析法，討論崑崙神話與「世界之臍」之關係。

神話學家王孝廉（1942-2022）《中國神話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及信仰》有專章〈絕地天通——崑崙神話主題解說〉¹⁰⁶探究崑崙神話，提出崑崙神話源於古代羌族的聖嶽信仰。民俗學兼神話學家趙宗福（1955-）撰有《昆侖神

年），頁 83-117。

¹⁰¹ 鄭德坤：〈《山海經》及其神話〉，《鄭德坤古史論集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85-107。

¹⁰² 何新：〈古崑崙——天堂與地獄之山〉，《諸神的起源》，頁 106-134。

¹⁰³ 湯惠生：〈神話中之昆侖山考述——昆侖山神話與薩滿教宇宙觀〉，收入游琪、劉錫誠編：《山岳與象徵》（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 118-142。

¹⁰⁴ 李道和：〈昆侖：鯀、禹所造之大地〉，《民間文學論壇》第 4 期（1990年），頁 12-20。

¹⁰⁵ 陳建憲：〈生存的空間——昆侖神話中的「世界之臍」母題〉，《神祇與英雄——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頁 67-87。

¹⁰⁶ 王孝廉：〈絕地天通神話——崑崙神話主題解說〉，《中國神話世界（上編）——東北、西南族群創世神話及其文化》（臺北：洪葉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頁 357-371。

話》¹⁰⁷及系列研究¹⁰⁸，運用古文字學、考古學、民族志等材料，結合神話學、民俗學、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系統梳理崑崙神話之形成及其文化發展。研究指出崑崙山即河源，其真實地理即是今日中國以三江源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區。而崑崙女神西王母的原型即為原始部落酋長兼大女巫，西王母國位處以青海湖為中心的青海高原地區。

探討崑崙神話與文學書寫間之關係，也是歷來《楚辭》與游仙文學研究的重要論題之一。相關成果如有李豐楙（1947-）〈昆侖、登天與巫俗傳統——楚辭文系文學論之二〉¹⁰⁹一文、《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¹¹⁰、《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像》¹¹¹等專書，皆論及崑崙在遊仙文學中的想像與書寫，發掘崑崙神話在古典文學中的書寫與象徵文化意涵。而以《楚辭》為專題的相關成果有彭毅（1933-）《楚辭詮微集》¹¹²、魯瑞菁《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¹¹³等研究。

¹⁰⁷ 趙宗福：《昆侖神話》（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¹⁰⁸ 趙宗福：〈昆侖神話與中國人的河源昆侖意識〉，《文史知識》第2期（2006年），頁4-12。

¹⁰⁹ 李豐楙：〈崑崙、登天與巫俗傳統——楚辭文系文學論之二〉，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中國詩學會議籌備委員會主編：《中國詩學會議論文集》（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1994年5月）。

¹¹⁰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¹¹¹ 李豐楙：《仙境與遊歷：神仙世界的想像》（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¹¹² 彭毅：《楚辭詮微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9年）。

¹¹³ 魯瑞菁：《諷諫抒情與神話儀式：楚辭文心論》（臺北：里仁書局，

從語言學探源及神話語言象徵解讀崑崙語義者，如有呂微（1952-）〈「昆侖」語義釋源〉一文，研究指出：「天為昆侖，神話中的天也是母體的表像，是萬物的本源，天地（宇宙）開關的原型亦是女性的生育。」¹¹⁴推論崑崙語義具有孕育人類和萬物的母體或母親的意涵，故天山崑崙被視為河源以及民族的發祥地。

凡此研究分別從語言考釋、地理方位、文化交流、宗教信仰、神話思維、民族信仰等方面探討崑崙神話，涉及文學、歷史學、民族學、宗教學和神話學、語言學等學科，展現崑崙神話在上中古時期的不同面向與文化意涵。

（三）文化崑崙：宗教信仰與華夏文明

跳脫長期以來重視崑崙地理之探尋，強調崑崙與中國古代文化、宗教信仰間之關係者有杜而未《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國學難題解釋》¹¹⁵之探究，杜而未是較早使用「崑崙文化」一詞的學者，提出「崑崙文化是崑崙神話連帶出來的人生哲學」¹¹⁶的理念。從宗教學、月亮崇拜等視角，將「崑崙山」定為「月山」，西王母為「月神」，「崑崙神話」乃屬「月山神話」，論證崑崙、月亮與靈魂不死之間的關係，以建構其中國月亮神話體系。杜而未另有《山海經的神話系

2002年)。

¹¹⁴ 呂微：〈「昆侖」語義釋源〉，《神話何為：神聖敘事的傳承與闡釋》（北京：社會科學文學出版社，2001年），頁143-151。

¹¹⁵ 杜而未：《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國學難題解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年）。

¹¹⁶ 杜而未：《崑崙文化與不死觀念：國學難題解釋》，頁1。

統》¹¹⁷、《中國古代宗教研究》¹¹⁸等論著，探究中國創世神話、古帝系神話、虛擬動物神話、古代宗教文化等論題。

若從狹義定義神話作為神聖的敘事（sacred narrative）¹¹⁹，則神話與宗教信仰關係密切。因此歷來亦有從宗教信仰的視角探究崑崙神話者，其中以李豐楙的道教神話研究最具代表性。相關研究有《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¹²⁰等專著，其另有專文〈多面王母、王公與崑崙、東華聖境——以六朝上清經派為主的方位神話考察〉¹²¹，深入探討早期崑崙神話、西王母神話在六朝道教上清經派中的轉化、定型與發展。此文從空間與方位以及「境」的視角，指出西王母與崑崙、東王公與蓬瀛、扶桑、東華間之配對關係，發掘神話思維在道教信仰中的持續創造力，具學術開拓意義。

在華夏文明形成與發展視野下探討神話者有葉舒憲（1954-）《河西走廊：西部神話和華夏源流》¹²²。本書結合

¹¹⁷ 杜而未：《山海經的神話系統》（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

¹¹⁸ 杜而未：《中國古代宗教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

¹¹⁹ “A myth is a sacred narrative explaining how the world and man came to be in their present form.” Alan Dundes ed, “Introduction,” in *Sacred Narrative: Readings in the Theory of Myt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

¹²⁰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¹²¹ 收入李豐楙、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頁43-132。

¹²² 葉舒憲：《河西走廊：西部神話與華夏源流》（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傳世文獻、考古考學資料，田野調查和語源學資料「四重證據法」，研究視角置於河西走廊文化空間，探尋夏商周華夏文化源流，這些成果對崑崙神話與崑崙文化研究尤具有方法論的啟示性意義。

由於「崑崙」是《山海經》中重要的地理與山岳，又具有鮮明的神聖性與想像性，因此研究《山海經》者大多無法迴避崑崙。葉舒憲、蕭兵（1933-2022），與韓國學者鄭在書（1952-）合著的《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¹²³一書中，即從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交流之視角，以專章「崑崙篇」專題探討樂園情結、崑崙地望¹²⁴及母型¹²⁵等論題，在比較文化及文化傳播的視野中發揮崑崙與文化地理及其文化闡釋。

崑崙與早期宇宙論有關，從古代天文觀探究崑崙者有：劉宗迪（1963-）《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¹²⁶，其中有專章〈昆侖考〉。此文從「昆侖之處在《海經》古圖中的位置」、「昆侖與明堂」等視角辯證崑崙之源頭及其原型。指出崑崙神話其原型為上古觀象授時之明堂建築，研究從古代天文觀及明堂制度入手，梳理崑崙源流，

¹²³ 同註 52。

¹²⁴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上冊，頁 620-693。

¹²⁵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想像地理學」與東西文化碰觸》上冊，頁 694-741。

¹²⁶ 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相關研究尚有劉宗迪：〈昆侖原型考——《山海經》研究之五〉，《民族藝術》第3期（2003年），頁 28-39。

發掘崑崙在古代天文學上的意義。

(四) 漢學崑崙：古代思想與圖像藝術

國外相關研究以日本學者研究成果甚豐。與崑崙相關之研究大都被置於中國古代地理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脈絡中被關注，崑崙原型考相關研究，如富尾武弘（Takehiro Tomio, 1943-）〈マライ世界とマダガスカルの交流—崑崙層期国考〉¹²⁷、山口柚美子〈崑崙之墟と不周之山〉¹²⁸。而崑崙神話與西王母關係密切，其相關記載可見於《山海經》中，涉此相關研究有松浦史子（Fumiko Matsuura）〈崑崙と水：郭璞『山海經圖讚』「崑崙丘」にみる水の宇宙〉¹²⁹ 因此論崑崙者亦多涉及西王母，而研究《山海經》西王母者亦多涉及崑崙。如有地理學家小川琢治（Ogawa Takuji, 1870-1941）撰有〈崑崙と西王母〉一文¹³⁰，松田稔（Matsuda Minoru, 1933-）的《「山海經」の比較的研究》¹³¹、《淮南

¹²⁷（日）富尾武弘：〈マライ世界とマダガスカルの交流—崑崙層期国考〉，《インドネシア言語と文化》第13期（2007年），頁147-156。

¹²⁸（日）山口柚美子：〈崑崙之墟と不周之山〉，《国学院雜誌》第73卷第3號（1972年3月），頁26-34。

¹²⁹（日）松浦史子：〈崑崙と水：郭璞『山海經圖讚』「崑崙丘」にみる水の宇宙〉，《中國古典文學論集：松浦友久博士追悼記念》（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頁259-274。

¹³⁰（日）小川琢治：〈崑崙と西王母〉，《芸文》第7期（1916年），頁1-11，158-176；中譯本，見汪馥泉譯：《崑崙與西王母》（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

¹³¹（日）松田稔：《「山海經」の比較的研究》（東京：笠間書院，2006年）。

子》の崑崙・西王母と《淮南子》¹³²，下斗米晟（Shimotomai Akira, 1895-1991）的〈西王母研究〉¹³³，服部克彦（Hattori Katsuhiko）〈北魏洛陽時代における神仙思想—特に崑崙山西王母神仙思想に關して〉¹³⁴等研究。

研究中國古代神話、歷史地理與思想的學者亦論有與崑崙崑崙相關之研究如加藤常賢（Kato Joken, 1894-1978）《中国古代の宗教と思想》、《中国古代文化の研究》¹³⁵，森安太郎（Mori Yasutaro, 1901-）《黃帝傳説：古代中國神話の研究》¹³⁶，白川靜（Shirakawa Shizuka, 1910-2006）《中国の古代文學—神話から楚辭へ》、《中国の神話》¹³⁷，御手洗勝（Mitarai Masaru, 1924-）《古代中國の神々：古代傳説の研

¹³²（日）松田稔：〈『淮南子』の崑崙・西王母と『山海經』〉，《東洋文化（無窮會）》第86號（2001年5月），頁32-44。

¹³³（日）下斗米晟：〈西王母研究〉，《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9卷（1969年11月），頁1-16。

¹³⁴（日）服部克彦（Hattori Katsuhiko）：〈北魏洛陽時代における神仙思想—特に崑崙山西王母神仙思想に關して〉，《龍谷大學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第9卷（1970年6月），頁35-47。

¹³⁵（日）加藤常賢：《中国古代の宗教と思想》（京都：ハーバード・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1954年）；加藤常賢：《中国古代文化の研究》（東京：二松學舍大學出版部，1980年）。

¹³⁶（日）森安太郎：《黃帝傳説：古代中國神話の研究》（京都：京都女子大學人文學會，1970年）；中譯本，見王孝廉譯：《中國古代神話研究》（臺北：地平線出版社，1979年）。

¹³⁷（日）白川靜：《中国の古代文學—神話から楚辭へ》（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年）。白川靜著：《中国の神話》（東京：中央公論社，1983年）；中譯本，見王孝廉譯：《中國神話》（臺北：長安出版社，1983年）。

究》、《神與神話》、《古代中國の神：古代傳説の研究》、〈古代中國における地理思想—崑崙四水説について〉、〈神山伝説と帰墟伝説〉¹³⁸、伊藤清司（Seiji Ito, 1924-2007）《中国の神獸・惡鬼たち：山海經の世界》、¹³⁹、林巳奈夫（Hayashi Minao, 1925-2006）〈漢代鬼神の世界〉、《石に刻まれた世界 画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国の生活と思想》¹⁴⁰、池田末利（Ikeda Suetoshi, 1910-2000）《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¹⁴¹ 等或從文獻分析或從文字音義考證，

¹³⁸ （日）御手洗勝：《古代中國の神々：古代傳説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4年）。御手洗勝等著，王孝廉、吳繼文主編：《神與神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御手洗勝：〈古代中國における地理思想——崑崙四水説について〉，《民族學研究》第24期1-2（1960年3月），頁84-96。（日）御手洗勝、杉本直治郎：〈神山伝説と帰墟伝説〉，《東方學論集東方學論集》第2期（1954年3月），頁63-84。《古代中國の神：古代傳説の研究》中有專篇論崑崙神話傳説：〈附錄一・鄒衍の大九州説と崑崙傳説〉、〈附錄二・崑崙傳説と永劫回歸〉。分別參見御手洗勝：〈附錄一・鄒衍の大九州説と崑崙傳説〉，《古代中國の神々：古代傳説の研究》，頁653-680；〈附錄二・崑崙傳説と永劫回歸〉，《古代中國の神々：古代傳説の研究》，頁681-719。

¹³⁹ （日）伊藤清司：《中国の神獸・惡鬼たち：山海經の世界》（東京：東方書店，1986年）；中譯本，見史習雋譯：《中國的神獸與惡鬼：山海經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

¹⁴⁰ （日）林巳奈夫：〈漢代鬼神の世界〉，《東方學報（京都版）》第46冊（1974年），頁223-306。林巳奈夫：《石に刻まれた世界 画像石が語る古代中国の生活と思想》（京都：東方書店，1992年）；中譯本，見唐利國譯：《刻在石頭上的世界：畫像石述說的古代中國的生活和思想》（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¹⁴¹ （日）池田末利：《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制度と思想》（東京：東海大學出版會，1981年）。

或採漢畫像石刻圖像等視角，探討中國古代神話、地理與古代宗教思想研究，其中亦涉及與崑崙之相關論述。

此外，亦有學者從「神話」與「傳說」的角度探究崑崙，如鐵井慶紀（Tetsui Yoshinori, 1930-1989）《中国神話の文化人類学的研究》一書，收錄了〈昆侖傳說試論〉、〈道家思想樂園思想〉等文，相關研究尚有〈伏羲・女媧の傳說について〉、〈中國古代神話研究二題〉、〈崑崙傳說についての一試論—エリアーデ氏の「中心のシンボリズム」に立脚して〉、〈中国古代神話伝説にみられる聖と俗の対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¹⁴²；小南一郎（Kominami Ichiro, 1942-）的《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説》結合傳世文獻及圖像考古史料探討西王母神話，第一章〈西王母與七夕文化傳承〉旨在探討西王母的神格及其與七夕文化間之關係，但論及《山海經》西王母與崑崙，文中已指出崑崙山具有世界中心的表象與機能。¹⁴³

¹⁴²（日）池田末利編，（日）鐵井慶紀著：《中国神話の文化人類学的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年）。鐵井慶紀：〈伏羲・女媧の傳說について〉，《支那學研究》第35期（1970年10月），頁1-7。鐵井慶紀：〈中國古代神話研究二題〉，《漢文教室》第75期（1966年3月），頁40-48。鐵井慶紀：〈崑崙傳說についての一試論—エリアーデ氏の「中心のシンボリズム」に立脚して〉，《東方宗教》第45期（1975年4月），頁33-47。鐵井慶紀：〈中国古代神話伝説にみられる聖と俗の対立についての一試論〉，《東洋研究》第68期（1983年12月），頁61-86。

¹⁴³（日）小南一郎：《中国の神話と物語り：古小説史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店，1984年）；中譯本，見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而研究崑崙神話圖像者，則有曾布川寬（Hiroshi Sofukawa, 1945-）《崑崙山への昇仙：古代中国人が描いた死後の世界》¹⁴⁴、森雅子（Mori Masako, 1940-）《西王母の原像：比較神話学試論》¹⁴⁵等論著分別從思想史與比較神話學的視角，運用傳世文獻及漢代畫像等出土考古圖像資料，梳理崑崙神話的承傳起源、思想意涵及西王母神話的歷史衍變與發展。

另外如有桑原鷺藏（Kuwabara Jitsuzou, 1871-1931）¹⁴⁶、桑田六郎（Kuwata Rokuro, 1894-1987）¹⁴⁷、松田壽男（Matsuda Hisao, 1903-1982）¹⁴⁸、山田憲太郎（Kentaro Yamada, 1907-1983）¹⁴⁹、久米邦武（Kume Kunitake, 1839-1931）¹⁵⁰、石田幹之助（Ishida Mikinosuke, 1891-1974）¹⁵¹、野村岳陽¹⁵²、（韓）方善柱（방선주, 1933-）¹⁵³等學

¹⁴⁴（日）曾布川寬：《崑崙山への昇仙：古代中国人が描いた死後の世界》（東京：中央公論社，1981年）。

¹⁴⁵（日）森雅子：《西王母の原像：比較神話学試論》（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社，2005年）。

¹⁴⁶（日）桑原鷺藏著，陳裕菁譯訂《蒲壽庚考》（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65-70。

¹⁴⁷（日）桑田六郎：〈南洋昆侖考〉，《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研究學報》第1輯（1935年），頁133-150。

¹⁴⁸（日）松田壽男：〈昆侖國攷〉，《國學院雜誌》第47卷第1號（1940年），頁21；（日）松田壽男：〈昆侖舶の解纜：南海史序説覺書〉，《鴨臺史報》第7、8期（1941年）煩1-23。

¹⁴⁹（日）山田憲太郎：〈古代昆侖人の南海活躍〉，《小川香料時報》第15卷第11號。

¹⁵⁰（日）久米邦武：〈昆侖西王母考〉，《史學雜誌》。

¹⁵¹（日）石田乾之助：〈黃河の水源及昆侖山に關する支那人の知識の

者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則梳理探尋崑崙之真實地理。

除了日、韓學者的東洋史學及文化研究成果外，西方漢學家關注中國古代社會文化，對崑崙與崑崙神話亦有相關研究，如有二十世紀漢學家法國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對「崑崙國」和「崑崙語」之分析¹⁵⁴，法國馬伯樂（H. Maspero, 1883-1945）《書經中的神話》¹⁵⁵和《上古中國史》¹⁵⁶的神話與歷史研究。另有法國費瑯（Gabriel Ferrand, 1864-1935）《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¹⁵⁷探究海外「崑崙」地名，指出亞洲高原民族之遷移與古海南多處「崑崙」地名間有密切的關係。

考察崑崙神山與西王母圖像志的成果，有魯惟一（Michael Loewe, 1922-）*Ways to Paradise—The Chinese*

變遷》，《史學雜誌》第25期，頁8。

¹⁵²（日）野村岳陽：〈文獻上より見たる思想の發達〉，《史學雜誌》第29卷第5號（1918年6月）。此據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編：《敦煌資料》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15。

¹⁵³（韓）方善柱：〈崑崙天山與太陽神「舜」〉，《大陸雜誌》第49卷第4期（1974年），頁1-10。

¹⁵⁴（法）伯希和著，馮承鈞譯：《交廣印度兩道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頁65-74。

¹⁵⁵（法）馬伯樂著，馮沅君譯：《書經中的神話》（臺中：文听閣圖書，2008年）。

¹⁵⁶（法）H. Maspero（馬伯樂），*La Chine antique*（《上古中國史》），（Paris: E. De Boccard, 1927）。

¹⁵⁷（法）費瑯著，馮承鈞譯：《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此書於1931年初版，收入商務印書館「史地叢書」中。

*Quest for Immortality*¹⁵⁸、簡·詹姆斯 (Jean M. James)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Xiwangmu during the Han Dynasty*¹⁵⁹、旅美學者巫鴻 (Wu Hung, 1945-) 《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¹⁶⁰、《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¹⁶¹ 等論著從圖像學研究方法，分析漢代墓葬藝術中的神山與神祇、神獸的圖像，探討崑崙與西王母在漢代墓葬圖像中的表現及其意涵。

(五) 文獻崑崙：當代選集與成果彙編

在神話學的研究對象分類中，自然的神話一般大多分為宇宙神話、天文神話、地理神話、生物神話及其它事物神話¹⁶²，「崑崙神話」大都被歸類於「地理神話」中。賀學君 (1945-) 與櫻井龍彥合編的《中日學者中國神話研究論著目錄總匯》¹⁶³ 一書中對於與崑崙神話相關的記載與研究，

¹⁵⁸ (英) Michael Loewe, *Ways to Paradise — 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9).

¹⁵⁹ Jean M. James, "An Iconographic Study of Xiwangmu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rtibus Asiae* 55.1/2 (1995), pp. 17-41. 中譯本參見賀希林譯：〈漢代西王母圖像志研究〉，《美術研究》第2期（1997年5月），頁43-48；〈漢代西王母圖像志研究（下）〉，《美術研究》第3期（1997年8月），頁75-79。

¹⁶⁰ 巫鴻著，柳揚、岑河譯：《武梁祠——中國古代畫像藝術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

¹⁶¹ 巫鴻著，施傑譯：《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¹⁶² 蕭兵：《神話學引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1年），頁106。

¹⁶³ 賀學君、蔡大成、(日) 櫻井龍彥編：《中日學者中國神話研究論著目錄總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則分別歸於「專題研究」中的「神話與古地理」以及「作品研究」中的「崑崙神話」、「植物神話」與「動物神話」中，可見體系複雜，無法單一歸類。此一分類的困難也同樣反映在崑崙神話的學術研究與定位上。如米海萍選編《專家學者論昆侖》收錄現當代崑崙研究成果，也反映出崑崙研究的多元性。

米海萍選編《專家學者論昆侖》¹⁶⁴ 屬於研究論文選集。以崑崙研究為中心，蒐錄近百年來崑崙相關研究成果共計有 32 篇。依研究主旨大分為「昆侖神話與昆侖文化」8 篇、「文獻典籍與昆侖文化」5 篇、「河源昆侖與昆侖文化」5 篇、「神話人物與昆侖文化」6 篇、「昆侖地望與昆侖文化」4 篇、「中國古史與昆侖文化」4 篇六大類，就研究主題而論，以「昆侖神話與昆侖文化」為最多，亦可反映當代的崑崙研究之關注傾向。全書蒐錄有早期學者開拓性、奠基性的研究，亦有當代學者對於崑崙神話與文化的探究，展現自二十世紀以來學界對崑崙的研究成果總集。

此書共計收錄以下篇章：趙宗福〈大文化視野中的昆侖文化研究與文化建設〉、趙宗福〈論昆侖神話與昆侖文化〉、林繼富〈昆侖文化與藏族文化關係研究〉、張崇琛〈昆侖文化與楚辭〉、王孝廉〈絕地天通——以蘇雪林教授對昆侖神話主題解說為起點的一些相關考察〉、杜而未〈昆侖神話意義的發明〉、蘇雪林〈昆侖之謎〉、高莉芬〈會見西王母：

¹⁶⁴ 米海萍編選：《專家學者論昆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年）。

《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與瑤池宴)、顧頡剛〈《山海經》中的昆侖區)、顧頡剛〈《禹貢》中的昆侖)、顧頡剛〈《穆天子傳》及其著作時代)、顧頡剛〈《莊子》和《楚辭》中昆侖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徐旭生〈讀《山海經》札記)、顧頡剛〈昆侖和河源的實定)、丁山〈河出昆侖說)、葉舒憲〈「河出昆侖」神話地理發微)、劉宗迪〈昆侖山：在神話的光芒之下)、米海萍〈從文獻看河源信仰的特徵)、茅盾〈西王母神話的演化與解釋)、吳晗〈西王母的傳說(西王母與昆侖山之一)——西王母故事的衍變)、趙宗福〈論「虎齒豹尾」的西王母)、施愛東〈西王母的五行屬性與唐詩的月宮想像)、姚寶瑄〈域外西王母神話新證)、劉錫誠〈神話昆侖與西王母原相)、凌純聲〈昆侖丘與西王母)、張春生〈《山海經》昆侖校釋)、陳連山〈論古代昆侖神話的真實性——古人為什麼要探索昆侖的地理位置)、湯惠生〈神話中之昆侖山考述——昆侖山神話與薩滿教宇宙觀)、丁山〈論炎帝大岳與昆侖山)、徐旭生〈炎黃以前古史系統考)、吳晗〈西王母與西戎——西王母與昆侖山之一)、黃文弼〈古西王母國考)。

《專家學者論昆侖》一書所選錄的專題論文分別運用神話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歷史學、考古學等跨學科研究視野，結合中國傳統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等傳統研究方法，對崑崙神話與文化進行跨領域的多面探討，呈現出百年來崑崙研究多元的研究視角與成果。

除了專書選集之編撰，崑崙神話及崑崙文化研究再度受到當代學界重視，對崑崙神話的重詮以及崑崙文化的歷史與

當代發展的探討，也反映在由中國民俗學會、青海社會科學院所舉辦多次以崑崙神話與文化的學術論壇及國際學術研討會中。¹⁶⁵ 趙宗福所主編的三本會議論文集所蒐錄的論文，

¹⁶⁵ 例如：趙宗福主編：《崑崙文化與西王母神話論文集》（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收錄論文有：吉狄馬如〈在神話的思維中感悟未來——崑崙文化與西王母神話國際學術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趙宗福〈論崑崙神話與崑崙文化〉、周星〈中國古代神話裡的「宇宙藥」〉、鍾宗憲〈死生相繫的司命之神——對於西王母神格的推測〉、施傳剛〈西王母及中國女神崇拜的人類學意義〉、陳連山〈中國宗教信仰中的兔子〉、萬建中〈西王母神話的現代表達——讀羅蘭·巴特的《神話學》〉、陳虎〈關於西王母傳說的幾點歷史學考察〉、劉宗迪〈崑崙源流考〉、張澤洪、熊永翔〈道教西王母信仰與崑崙山文化〉、趙宗福〈論「虎齒豹尾」的西王母〉、林繼富〈崑崙文化與藏族文化關係研究〉、陳永香、曹曉宏〈崑崙神話與西南彝語支民族的虎崇拜研究〉、米海萍〈從文獻看河源信仰的特徵〉、栗鳳〈論屈賦與崑崙神話的關係〉、李措吉〈神話崑崙：深層記憶中的神聖家園——屈原的精神困境與宗教情懷〉、張從軍〈戰國秦漢圖像所見崑崙山〉、陳金文〈東漢畫像石中西王母與伏羲、女媧共同構圖的解讀〉、張勃〈中國神關係發展史的一個美麗隱喻——對牛女傳說的另一種解讀〉、唐仲山〈關於幾則崑崙神話的文化釋讀〉、崔永紅〈西王母的三面孔〉、張懷群〈西王母五論〉、任雙霞〈泰山王母池的王母如何表達神聖〉、陳剛〈蓬萊神話在先秦時期的演變〉、趙春娥〈青海地域中西王母的歷史流變〉、任玉貴〈從青海地域、地名、地貌探討崑崙文化的淵源〉、王偉章〈仰望聖殿般的雪山——崑崙文化與中華源頭文明〉、竇國林〈借崑崙神話之風 揚青海發展之帆〉。又如，趙宗福主編：《崑崙神話與世界創世神話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收錄論文有：（瑞士）雅各布·坦納著，吳秀傑譯〈通向歷史人類學的漫長之路——20世紀60年代以來德語國家民俗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的轉變〉、鹿憶鹿〈元明地圖上的崑崙〉、施愛東〈「棄勝加冠」西王母——兼論顧頡剛「層累造史說」的加法與減法〉、趙宗福〈西王母的始祖母神格考論〉、宋金蘭〈從東土王室公主到西土部

落酋長——「西王母」原型之語言考辨)、湯奪先、鄒安〈人格結構理論視野中的西王母形象變遷分析)、劉永紅〈明清宗教寶卷中的西王母形象與信仰)、王琛發〈未劫收圓：概說先天道諸派瑤池信仰的循環創世界)、余糧才、郝蘇民〈伏羲與西王母形象考釋)、簡濤〈奧斯塔拉與勾芒——中德春神的跨文化考察)、楊利慧〈語境、過程、表演者與朝向當下的民俗學——表演理論與中國民俗學的當代轉型)、安德明〈信仰、神話與靈驗傳說——對甘肅天水地區伏羲女媧信仰的考察)、徐贛麗、朱國佳〈論中國民族化生神話)、陳志勤〈創世神話的「地方化」)、(德)阿爾穆特—芭芭拉·雷格爾〈早期希臘詩人赫西俄德的普羅米修斯——潘朵拉神話：神—人、男人—女人、獻祭和欺騙)、菅豐著、陳志勤譯〈日本記紀神話中的創世場景)、(蒙古)巴·孟和巴雅爾〈二十世紀蒙古敘事文學當中的神話學敘事)、John Holmes McDowell “Taita Imbabura: Reverence and Mirthin Mountain Worship”、Almut-Barbara Ranger “Götter-Menschen, Männer-Frauen, Opfer und Betrug. Zur paradoxalen Dynamik von Trennung und Verbindung in Hesiods Prometheus-Pandora-Narrativ”、Gregory Schremp “Traditional Origin Myths and Modern Science: A Mythologist’s Response to Primack and Abrams’ The View from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Mineke Schipper “Dreams of Paradise in Jewish, Christian and Islamic Traditions”、Kyoim Yun “Negotiating a Korean National Myth in an Ethnographic Encounter”、Tran Thi An “Vietnamese Myths of Origins”、Desmond L. Kharmawphlang “Oral Frames of References: Khasi Myth Chanting and Perspectives of Definition”、Mihali Hoppal “System of Uralic Mythologies”、Madis Arukask “Balto-Finnic Creation Myth as a Mythologem in Folk Customs”、Suchitra “Creation Myth in ‘Three Worlds According to King Ruang’: A Teaching of Buddhist Philosophy”。又如，趙宗福主編：《昆侖神話的現實精神與探險之路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收錄論文有：吉狄馬加〈昆侖神話的現實精神與文明的源頭——在昆侖神話的現實精神與探險之路國際學術論壇上的講話〉、趙宗福〈論昆侖神話的精神內涵與現實價值〉、白瑞斯、王霄冰〈瑪雅、阿茲特克曆法與世界末日神話〉、徐贛麗〈昆侖神話之魅及其旅遊實現〉、劉惠萍〈從實際地理到神話想像

關注層面甚廣，也反映出當代崑崙研究的跨學科與跨文化的趨勢。

四、理論、文獻與圖像：神話研究的多重視野

在中國神話學建置之初期，神話學就與文學、民俗學、史學、哲學以及文化人類學間有密不可分之關係。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神話研究，除了仍保有跨學科研究傾向外，更試圖建構「神話」學自身的體系架構。英國神話學家羅伯特·西格爾（Robert. A. Segal, 1948-）編著六大卷《神話理論》（*Theories of Myth: From Ancient Israel and Greece to Freud, Jung Campbell, and Lévi-Strauss*），¹⁶⁶已見神話具有獨立的

空間的「昆侖」、王偉章〈無與「侖」比：一脈相承的昆侖文化〉、米海萍〈穆天子西巡的地緣文化意義〉、文忠祥〈神話與現實——由精衛填海神話談中國人的海洋觀〉、仲富蘭〈昆侖神話研究面臨的路徑選擇——兼說青海省「水利旅遊」資源開發的一些思考〉、溫晉林〈青海昆侖神話旅遊產品的策劃原則〉、林越英〈昆侖神話和昆侖文化視角下的青海省旅遊發展初探〉、胡芳〈青海文化旅遊業發展的戰略思考〉、劉德龍、劉娜〈神話傳說與文化旅遊〉、刁統菊、林德山〈民俗旅遊開發檢討〉、全華、楊茂林〈「大美青海」開放性景區建設研究〉、周彬、鍾林生、孫琨〈青海省民族文化創意旅遊發展的 SWOT 分析及對策〉、劉大洋〈現代旅遊業發展趨勢與青海旅遊的文化定位與市場契機〉、李京燁〈韓國女神傳承的樣態與特徵〉、鮑鵬山〈孔子的文化責任和對於神話的責任〉、〈昆侖與現實的對話〉、〈後記〉。

¹⁶⁶ Robert A. Segal ed, Vol. 1: *Psychology and myth*. Vol. 2: *Anthropology, folklore, and myth*. Vol. 3: *Philosophy, religious studies, and myth*. Vol. 4: *Literary criticism and myth*. Vol. 5: *Ritual and myth: Robertson Smith, Frazer, Hooke, and Harrison*. Vol. 6: *Structuralism in myth: Lévi-Strauss, Barthes, Dumézil, and Propp* (New York: Garland, 1996).

形式與語言特質，不再單純地作為文學的體類而存在。

進入 21 世紀的神話學趨勢乃在主動打通其他學科界限的突破性建構，如「神話歷史」、「神話考古學」、「神話圖像學」、「神話民俗學」等，而神話學更給 21 世紀的人文學者「通過神話思考」(Thinking Through Myth) 認識論的啟發。

¹⁶⁷ 通過神話思考，是神話學觀念的拓展，也是人文學研究範式的轉變。¹⁶⁸ 在 20 世紀以來大量出土的漢代畫像石、磚中，造型奇異的神祇形象與神話情節為常見的圖像主題。漢畫像中的神話圖像，以直觀視覺的符號形式，表現出不同於文學典籍神話的「圖像敘事」，有其自身的創作規則，不但可以與典籍神話相互比較印證，也可以彌補或修正文字記載的缺乏或謬誤。不論是「圖像證史」或「圖像敘事」，漢畫中的神話圖像研究提供了有別於傳世典籍中的神話文本。因此研究中國早期神話，也必須關注非書面文本的圖像考古材料。

本研究以傳世文獻為主，並運用漢畫像考古材料，結合神話學理論視野、運用文獻分析法與圖像學研究方法，發掘或以文字、或以圖像表述的崑崙神聖敘事及神聖空間書寫與象徵，探究崑崙神話空間敘事及以及中國早期空間思維。全書共分六章，第一章緒論，綜論研究定位與崑崙研究史。上篇第二、三章，以《山海經》、《穆天子傳》為主，探究傳世

¹⁶⁷ Kevin Schilbrack, *Thinking Through Myth*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¹⁶⁸ 高莉芬：〈導言：通過神話思考——神話研究新視野〉，《政大中文學報》第 15 期（2011 年），頁 21-24。

文獻中的崑崙神話敘事及多重空間形態。下篇第四、五章以漢畫像為主，探究墓葬考古圖像中的神山圖像以及漢畫西王母神聖空間。第六章結論，在第一節「中心與中介」總論崑崙神話系統的象徵意涵，第二節「聖境的棲居」則為餘論，論及崑崙神話象徵在身體小宇宙及自然大宇宙中的空間文化意涵。歷來學界對於崑崙之探究，長期聚焦在真實與想像地理之辨析與考證上。考之於秦漢以來的文學書寫、緯書地理乃至於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道教經典中，崑崙是以「神物所生，仙聖所集」、「神山」、「河源」、「地首」、「天柱」、「天門」等神域圖景被想像、書寫與詮釋建構。崑崙的「神聖性」與「空間性」無疑是崑崙神話的中心要義，崑崙神話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仍顯現其象徵文化的影響力。本書關注崑崙神話之神聖空間建構書寫及其所隱涵符號象徵之發展衍變。進而在神話思維、圖像表述與宗教情感的互文網絡中，以及真實地理、想像空間與人文思想的互訓中，發掘中國早期神聖空間的想像與建構，其所反映之宇宙論意義與存在秩序的思考。